

## 明清以来唐寅文集误收及著作权有争议者考论\*

邓晓东

**内容摘要:**唐寅文集自问世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增补。人们在唐寅文字作品有了比较全面认识的同时,错收、误收也时有发生。这些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限于之前文献搜集比勘相对困难,另一方面也与艺术市场长期充斥唐寅的书画伪作有关。唐寅文集目前存在如下问题:他人作品误作唐寅者、原诗略经改动并易题后署名唐寅者、作者有不同说法者、改易数字另成一作等。另外,署名唐寅所作的散曲中,亦因各种晚明曲选的题署不一而存在争议。利用故宫博物院藏唐寅行书自书曲,可以部分地解开其散曲著作权之谜。唐寅文集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需要引起唐寅研究者的注意,也值得今人编辑艺术家文集时重视。

**关键词:**唐寅 文集 著作权 辨伪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江苏吴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翌年因与徐经预作会试题,事泄入狱,罚充吏役,耻而不就。归家后,筑室桃花坞,以书画度日。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重金聘请入幕。后察宁王有谋逆意,佯狂逃归,潦倒以终。在绘画界,他以院体画与文人画兼擅而跻身明四家之列,其作品享誉至今。在文学界,一方面他以尊情主题的创作成为明代性灵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又因通俗文学的不断戏说,其风流不羁的形象依然活跃在当下各种舞台上。然而,科场案发生后,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不甚在意,生前未经整理,这就导致了后人在搜辑刊行其文集的过程中,每有将他人作品误归其名下的情况发生。因此,找出目前唐寅文集的非唐寅作品及著作权存有争议的作品并分析其原因,不管对于唐寅研究本身,还是对编撰类似唐寅这样诗文书画兼善的作家的文集都有一定的意义。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唐寅文集整理与研究”(18ZWB003)阶段性成果。

## 一、明清以来唐寅文集刊行情况述略

目前所知,清代以前共有七种唐寅文集,分别是:1.明嘉靖十三年(1534)袁袞序刻的《唐伯虎集》二卷;2.明万历二十年(1592)何大成刻《唐伯虎先生集》二卷(即为袁袞《唐伯虎集》重刻本);3.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左右何大成辑刻《唐伯虎先生外编》五卷;4.明万历四十年(1612)沈思、曹元亮辑刻《唐伯虎集》四卷附外集一卷纪事一卷;5.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左右何大成辑刻《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十二卷;6.晚明刻《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先生汇集》四卷附外集一卷纪事一卷;7.清嘉庆六年(1801)唐仲冕辑刻《六如居士全集》七卷、补遗一卷。

在这七种唐寅集中,涉及唐寅作品的部分,1和2完全相同,4和6除了个别字略有不同及6有署名袁宏道的评点外,其余完全相同。而3、4、5、7可以视作在前此唐寅文集基础上的不断递补本,而以最晚出者即唐仲冕所刻《六如居士全集》所收作品最多。唐仲冕本问世后,一度成为晚清民国以来最为流行的版本,曾经多个出版社出版,如光绪十一年(1885)镇江文成堂刻本、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1918)、上海国学昌明社石印本、上海大道书局排印本(1935)、上海广益书局排印本(1936)等。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一些私家秘藏的唐寅绘画进入博物馆等场所以及各种中国古代绘画图录的出版,人们对唐寅诗文的补遗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台湾的江兆申在1968-1969年的《故宫季刊》相继发表了四篇研究唐寅的论文,后来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结集为《关于唐寅的研究》,并于1976年出版(1979年再版),其中辑补了唐寅的逸诗111首。台湾的郑騫编注《唐伯虎诗辑逸笺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从明清两代书画著录类古籍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等途径收集唐寅的逸诗,得各体诗302首、联句3首、断句9则、词2首(包括江兆申所辑录的111首)。该书于每首诗后注明出处,并引相关资料且做了一些辨伪的工作。另外,王宁章、王毓骅从博物馆收藏的唐寅绘画以及各种艺术类古籍上抄录,在江兆申辑补的基础上又辑得各类诗文跋赞228首(篇)<sup>①</sup>。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就唐寅绘画的真伪作辨识,收入了一些伪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周道振、张月尊辑校的唐寅集得以出版。此书先以《唐伯虎全集》之名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后又经修订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并改名《唐寅集》于2013年出版。全

<sup>①</sup>王宁章、王毓骅:《〈唐伯虎全集〉补遗》之补遗,《江苏文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6-62页、第2期第51-61页。

书汇集了明清两代所刻唐寅集的成果,并从各类艺术类古籍、笔记等文献中辑出唐寅逸诗逸文,分为六卷,并配有六个附录。该书收集范围极广,附录相当于资料汇编,是明清以来辑录唐寅作品及逸事、史料的集大成之作。

综上所述,周道振等辑校的《唐寅集》是在明清以及当代学人辑录唐寅文字作品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最为权威的唐寅文集。为了叙述简约,本文即以《唐寅集》所收作品为考察对象,但误收情况的出现并不能归责于《唐寅集》,因为这种误收实际从晚明就已经开始了。

## 二、唐寅文集中著作权有疑问的诗文作品

经考察,唐寅文集存在著作权争议的作品大致可以归为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形是,他人作品误作唐寅者。这类作品有:《惜梅赋》(北宋·唐庚)<sup>①</sup>、《戏题》(明·杨基《休采花词》)<sup>②</sup>、《三高祠歌》(元·陈孚)<sup>③</sup>、《七夕歌》(北宋·张耒)<sup>④</sup>、《题溪山叠翠卷》(明·朱诚泳《次韵访道不遇》)<sup>⑤</sup>、《马》(明·王宠《画马》)<sup>⑥</sup>、《寻花》(明·杨基《江畔寻花偶成》其二)<sup>⑦</sup>、《蒲剑》(元·贯云石或黄清老)<sup>⑧</sup>、《闻江声》(明·杨基《闻江声有感》)<sup>⑨</sup>、《警世》(“仁者难逢思有常”,北宋·邵雍《仁者吟》)<sup>⑩</sup>、《白燕》(明·文彭《咏白燕追次袁海叟韵》)<sup>⑪</sup>、《题画》(“促席坐鸣琴”,明·胡纘宗《抚琴》)<sup>⑫</sup>、《阅读

①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三编》第64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8页。括号内为原作者及原题(题目相同不另注),篇目顺序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寅集》为序。下同。

②杨基:《眉庵集》卷五,《四部丛刊三编》第71册,第4页。

③陈孚:《陈刚中诗集·观光稿》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7页。

④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第166册,上海书店,1989年,第3页。

⑤朱诚泳:《小鸣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237页。

⑥王宠:《雅宜山人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4页。

⑦杨基:《眉庵集》卷八,《四部丛刊三编》第71册,第19页。

⑧关于此诗的作者,请参考邓晓东:《唐寅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5-217页。

⑨杨基:《眉庵集》卷九,《四部丛刊三编》第71册,第12页。

⑩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六,《四部丛刊初编》第147册,第74页。一说此诗为北宋陈瓘(1057-1124)所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86页)。

⑪文彭:《文氏五家集》卷七《博士诗集》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502页。

⑫胡纘宗:《鸟鼠山人小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第205页。

书声》(唐·翁承赞《书斋漫兴》其二)<sup>①</sup>、《题周东村画》(明·朱诚泳《小景画》其一)<sup>②</sup>、《题画》(“山中老木秋还青”,元·无名氏《题渔笛图》)<sup>③</sup>、《仕女图》(“歌扇舞裙空自好”,明·聂大年《次彦颙无题》)<sup>④</sup>、《竹枝》(元·柯九思《晴竹》)<sup>⑤</sup>、《爱菜词》(明·钱福《爱菜歌》)<sup>⑥</sup>、《缺题四首》(分别是唐·岑参的《宿岐州北郭严给事别业》《宋东溪怀王屋李隐者》《水亭送刘颙使还归节度分得低字》《丘中春卧寄王子》)<sup>⑦</sup>、《题沈石田匡山新霁图》(元·虞集《子昂秋山图》)<sup>⑧</sup>、《题曹云西林亭远岫图》(明·朱诚泳《春阴》其二)、《题文徵明林亭秋色》(明·朱诚泳《幽居》)<sup>⑨</sup>、《题画》(“万世伤心在目前”,唐·司空曙《病中遣妓》)<sup>⑩</sup>、《画兰》(“白鸥波点砚池清”,元·张渥《题赵翰林墨兰》)<sup>⑪</sup>、《瑞石海棠图》(明·冯班《秋海棠》)<sup>⑫</sup>、《竹树》(“绿云飞舞凤翎长”,明·刘溥《题竹》)<sup>⑬</sup>、《水龙吟》二首(“江山风景依然”“门前流水平桥”,明·姚绶《水龙吟题山水四首》其一、其四)<sup>⑭</sup>等。

第二种情形是,原诗略经改动并易题后署名唐寅者。如《为吴征君写韦庵图并赠以诗》“构得名庵竟若何,情怀无日不雍和”(后六句不录),原诗为元初三大书法家之一邓文原的《赵松雪怡乐堂图赠善夫副使》,开头两句为

①《全唐诗》卷七三〇,中华书局,1960年,第8091页。

②朱诚泳:《小鸣稿》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301页。

③卞永誉纂辑:《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五,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426页。

按,首句“老木”《式古堂书画汇考》作“老树”。

④陈田:《明诗纪事》乙籤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19页。按,全诗有三字与唐寅诗不同。

⑤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二《柯南宫晴竹一帧》,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593页。顾嗣立编选:《元诗选·三集》戊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页。

⑥钱福:《钱太史鹤滩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6册,第94页。

⑦此四首五律,郑騫先生已怀疑非唐寅所作(郑騫:《唐伯虎诗辑逸笺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28页)。

⑧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四部丛刊初编》第235册,第1页。

⑨朱诚泳:《小鸣稿》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290、304页。

⑩韦毅辑:《才调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第315册,第21页。

⑪顾瑛辑:《草堂雅集》卷十,中华书局,2008年,第822页。

⑫陈维崧辑:《篋衍集》卷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⑬刘溥:《草窗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册,第425页。

⑭姚绶:《牧庵集选》卷六,明嘉靖刻本。

“一榻幽然乐事多，四时风景复何如”<sup>①</sup>，后六句与前者相同。《题画廿二首》其一作：“久仰远山计，于今渐有缘。终当来此处，盘礴味松泉。”原诗为明初画家谢缙的《游西坞》：“久作还山计，于今渐有缘。终当来此处，盘礴听风泉。”<sup>②</sup>《题画廿二首》其五：“山高鸟不巢，水清龙不住。至察则无徒，故写模黏（模糊）树。”原诗为晚明陈继儒的《题云山图》：“山高鸟不巢，水清龙不住。至人冥是非，一味模糊树。”见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所刻《陈眉公集》（卷四），而最早著录此诗为唐寅所作的是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的《续书画题跋记》<sup>③</sup>。《题画廿二首》其十三：“松溪访隐君，直过桥南去。日暮携杖归，群鸦噪高树。”原是明初刘溥的《题画》：“松溪访隐君，直过桥南去。日暮抱琴归，明霞映高树。”<sup>④</sup>《题画廿二首》其二十一“飞瀑漱苍崖”，同为刘溥题画诗<sup>⑤</sup>。《画梅》其二：“山上雪如梅，山下梅如雪。怪底暗香清，浮动黄昏月。”“后七子”宗臣《梅雪曲》首二句与之相同，后两句作：“寂寞对空山，幽香共谁折。”<sup>⑥</sup>《题画一百十三首》：“入市归来欲暮天，半林晓色一村烟。悠然濯足沧浪里，怕带红尘上钓船。”原诗是明初画家王绂的《沧浪濯足图》：“入郭归来欲暮天，数峰残照半溪烟。悠然濯足沧浪上，怕带黄尘上钓船。”<sup>⑦</sup>《题双文小照》：“杨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昨夜东风恶，会落残红衬马蹄。”原诗是宋末杜恂的《马嵬道中》：“垂柳阴阴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藉残红送马蹄。”<sup>⑧</sup>《玉玦仕女图》：“帘外轻寒起暝烟，手持玉玦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落银河在半天。”此为唐代赵象《独坐怀非烟》前两句改“绿暗红藏”为“帘外轻寒”、“独将幽恨”为“手持玉玦”而来<sup>⑨</sup>。

第三种情形是，作者有不同的说法。《画鸡》：“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石渠宝笈·明沈周画鸡一

①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0册，第183页。

②《兰庭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434页。

③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清抄本。下文所引皆出此，不另注。关于《续书画题跋记》的成书年代，可参见韩进、朱春峰：《〈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57-173页。

④刘溥：《草窗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册，第415页。

⑤刘溥：《草窗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册，第416页。

⑥宗臣：《宗子相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11页。

⑦王绂：《王舍人诗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161页。

⑧元好问：《中州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5册，第261页。

⑨步非烟：《答赵象》附，《全唐诗》卷八〇〇，第9003页。

轴》题诗：“绛冠高帻不须裁，一身洁白口中来。平生不解多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sup>①</sup>款署沈周。《姑苏八咏》八首，王兆云《白醉璚言》录此八首，但说“不知为谁氏所作”<sup>②</sup>。《题元镇江亭秋色》，沈思、曹元亮辑刻《唐伯虎集》收录，《续书画题跋记》卷十一《石田临云林小幅》<sup>③</sup>、《六艺之一录》卷四三〇《沈石田临云林小幅》署吴宽<sup>④</sup>。《题画廿二首》其六“大雪压茅屋”，《续书画题跋记》卷十一《唐伯虎题画》、《六艺之一录》卷四三〇《唐伯虎题画》题唐寅作，《珊瑚网》卷三八《雪隐》<sup>⑤</sup>、《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五《沈启南雪隐图并题》题沈周作。《题竹》“开径便见竹”，《续书画题跋记》卷十一、《六艺之一录》卷四三〇《唐伯虎题画》俱题唐寅，《珊瑚网》卷三七、《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六均题作姚绶《竹枝》。《题松》“根梢都不见”，《续书画题跋记》卷十一、《六艺之一录》卷四三〇《唐伯虎题画》题作唐寅，《珊瑚网》卷三七、《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六均著录为姚绶《谷庵题松》。《题画一百十三首》“满地松阴六月凉”，《珊瑚网》卷十六收入祝允明《枝山诗草诸迹》，同书卷四〇便作《伯虎自题诸画》。《题画一百十三首》“松壑奔流日日狂”，《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沈石田设色炬册》题作沈周，《烟云宝笈成扇目录》题为唐寅。《咏美人八首》及《题美人二首》“亡国多因有美姿”“亚竹眠桃态自娇”共十首，《珊瑚网》卷十五著录为《文待诏书十美诗卷》，但何大成认为这十首诗是唐寅所作。另有《垂虹别意图》“垂虹不是灞陵桥”一首，今《唐寅集》中所收之诗乃沈周所作，唐寅所作的是一首五言律诗（即“柳脆霜前绿”）。这一错误源自《珊瑚网》的著录，该书卷十四“诸明贤垂虹别意诗并序”中将此诗系于沈周名下，但在卷四〇“唐子畏垂虹别意”却把沈周的诗系在了唐寅的名下。另，何大成所刻《唐伯虎先生外编》卷三《伯虎遗事》收录《风花雪月词》四首，之所以没有把它们列入卷一的《伯虎遗诗》，或是对作者没有把握。《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也引此四首，唯个别字句略有差异，并说作者是“洪武年间浙江盐官会骸山中有一个老者”<sup>⑥</sup>。这当然是凌蒙初杜撰的，因为老者乃老妖所变。不过，从凌蒙初能够将四诗说成是老妖所作，则说明这四诗的作者未必是唐寅。

第四种情形是，一首诗改易数字另成一诗（进而也就成了另一幅图）。

①张照等编：《石渠宝笈》卷三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第489页。

②王兆云：《白醉璚言》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册，第234页。

③郁逢庆纂，赵阳阳点校：《郁氏书画题跋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

④倪涛：《六艺之一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8册。下文所引皆出此，不另注。

⑤汪珂玉：《珊瑚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

⑥凌蒙初：《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21页。

比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载唐寅《茂林飞瀑图》上的题诗是:“溅沫流白练张,重云深锁树千章。空山尽日惟猿鸟,堪笑红尘市里忙。”<sup>①</sup>而《珊瑚网》卷四〇著录此诗时失题,且首句“张”作“长”,二句“重云深”作“乱山云”,三句“空山”“鸟”作“忘机”“鹤”,四句“堪”作“应”。到了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著录时,突然题作《唐六如乱山云琐图立轴》,且出现了尺寸和收藏者信息,诗句在《珊瑚网》的基础上又有变动,首句“溅沫”“长”作“溅墨”“张”,三句“惟猿鹤”作“怀猿鹤”<sup>②</sup>。又如《吴越所见书画录·唐寅〈草阁晚凉图〉》题诗:“草阁临溪足晚凉,槛前千斛藕花香。蔗浆满贮金瓯冷,复有新蒸薄荷霜。”<sup>③</sup>《艺苑掇英》第九期(1980年7月)刊载的《虚阁纳凉图》上也有这首诗,只是首句“草”“足”作“虚”“趁”,末句“复”作“更”。又如,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卷一所收《题画》十首其十有:“拔嶂悬泉隔世器,层楼曲阁倚云霄。赏春合有溪堂约,侵晓行过独木桥。”但在《拔嶂悬印泉》和《环香堂法帖》中则作:“拔嶂悬泉隔尘世,层台曲阁倚云霄。赏春会有溪堂(按,“溪堂”,《环香堂法帖》作“东邻”)约,侵晓携琴(按,此四字《环香堂法帖》作“清晓来过”)独木桥。”再如,《壬寅销夏录》著录的《临米烟江叠嶂图》,实际就是唐寅所作《同诸公登金山》,只是将前四句作了一些改动,原作为:“山峙清江万里深,上公乘兴命登临。凭尊指顾分南北,满眼风波自古今。”改作为:“山势迢遥江水深,乱流乘兴试登临。眼前吴楚分南北,地方风波自古今。”<sup>④</sup>最后,《梅花图》“北风着面刮起霜”,此诗中有不少诗句与唐寅《咏梅次杨廉夫韵》一样,而该诗是从宣统二年(1910)出版的《神州国光集》第十四集中影印的《明唐六如梅花御藏》上辑录出来的,此图未见著录,又无递藏信息,所画墨梅也极其粗陋,所以这首诗应该是作伪者按照《咏梅次杨廉夫韵》而改作的。

关于这四种情形,第一种显然是搜辑者将他人之作误为唐寅所作,其中像《七夕歌》首见于沈思、曹元亮所刻《唐伯虎集》卷一,何大成在《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三中虽然收录此诗,但有小字注云:“此系张文潜作,寅伯误入唐集,今正之。”<sup>⑤</sup>有的作品,可能是暗合了唐寅的生平遭际,所以才被误植,如唐庚的《惜梅赋》;有的则因为语言风格的趋同而被误收,如钱福的《爱

①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91页。

②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3页。

③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第307页。

④转引自周道振等辑校:《唐寅集》补辑卷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94页。

⑤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页。

菜词》。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作品都应当从唐寅名下删去,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第二种情况,有一种可能,即唐寅将他人的诗略作改动题在自己的画上,后人在著录时就误认为是唐寅的诗作了。不过,唐寅本身就是诗人,他何必要在自己的画上题上他人的诗作?而那些比唐寅晚的诗人,如宗臣、陈继儒,难道是因为喜欢唐寅的诗句才挪为己用的?这种可能性也很小。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伪者的伎俩。他们在伪造了唐寅的画后,又模仿其笔迹把他人的诗稍微改动一下题在画上,于是在唐寅画作“十作九贗”<sup>①</sup>的晚明以来,那些伪作中的优秀者便被人们当作真迹收藏了起来,后来又进入了各种书画目录类著作中。但不管是出于唐寅自己将他人作品移花接木,还是作伪者的伎俩,这些作品也不能算作唐寅的创作。

第三种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或系伪作,如《画鸡》。该诗首见于唐仲冕刻《六如居士全集》,但却晚于《石渠宝笈》,然沈周文集未见此诗,故或系清代作伪者所为。有的是同名而误,如《垂虹别意图》,唐寅有五律,但《唐寅集》却收录了沈周的七律;有的则因缺乏足够的证据无法说清,比如《姑苏八咏》《风花雪月词》。而题画之作中,《题画廿二首》其六“大雪压茅屋”、《题竹》《题松》三首署名的分歧产生于著录它们的《续书画题跋记》《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六艺之一录》。由于后两者晚出,所以造成分歧的源头在晚明的《续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据韩进、朱春峰考察,汪砢玉在撰写《珊瑚网》时参考了好友郁逢庆的正续《书画题跋记》,“据统计,《书画题跋记》正续二记著录的逾五百种书画作品题跋中,有四百一十余种重见于《珊瑚网》”,“《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一则题跋文字重复率太高,二则编者按语和小字注出现上引种种雷同现象,可以确定必有一书是袭录而成。”根据郁著在前汪著在后,“初步判定是汪砢玉袭用了郁逢庆的著录文字”。在“袭用”的同时,汪砢玉“有意识地袭录他人文字为己作”<sup>②</sup>。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简单断言《续书画题跋记》的著录就一定正确。因为上述三首诗再加上前文提到的《题画廿二首》中第五首《山高鸟不巢》以及另外两首《金风秋立至》《灌木倚道左》共六首诗,在《续书画题跋记》中总题为《唐伯虎题画》,而到了《珊瑚网》中,这六首诗被分在了三处,一处是在卷四〇题为《唐伯虎自题山水四轴》,包括《云树含暗日》《山高鸟不巢》《灌木倚道左》《金风秋立至》四首(其中第一首不在争议之列),一处则是卷三八题为沈周的《雪隐》,一处

<sup>①</sup>王穉登:《题唐寅秋山红树图》,《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588页。

<sup>②</sup>韩进、朱春峰:《〈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第157-173页。

则是卷三七所收姚绶的两首。汪氏这样做,应当有他的依据。如果说,挪用别人对书画作品的描述及评论,显示了汪砢玉的“别有用心”,那么他将原本是一个人的作品分署几个人,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部名声很大的《珊瑚网》的价值就令人怀疑。而《续书画题跋记》所收六首,从其中确有陈继儒的作品(即“山高鸟不巢”)这一事实来看,它们的来源可能是真假混杂的。汪砢玉所见与郁逢庆不同,就造成了作者署名的不同。而“满地松阴六月凉”一首,《珊瑚网》同时收录却出现作者两署,要么是一人书写他人之作,要么是二者必有一伪,或者两者俱伪。同理,《咏美人八首》《题美人二首》,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不过,按照唐寅和文徵明的为人来看,更有可能是唐寅创作并书写,而同时文徵明也书写了这十首诗,所以《珊瑚网》题《文待诏书十美诗卷》比较谨慎。至于这些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在没有第三方证据出现前,目前无法轻易判定。

第四种情况,如果说是唐寅自我复制画作或者重复使用自己的诗歌题画(或请周臣代笔),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唐寅以书画为生计,出现一些构思、题材类似的作品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字句略微不同的诗歌有一首系唐寅所作,而其他则出自伪作者之手。或者,均系伪作。

### 三、唐寅散曲的著作权问题

相较于唐寅诗文的情况而言,唐寅散曲的著作权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因为从搜集伊始就存在争议。他的散曲,最早见于何大成所刻《唐伯虎先生外编》卷三《集伯虎遗事》,共收录四阕《叹世词·玉环带清江引》。沈思、曹元亮所刻《唐伯虎外集》在“纪事”末尾又增加了六首《黄莺儿》小令。而到《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出版时,经何大成的广泛搜罗,唐寅散曲的数量已由原来的十首(小令)增加到套数十六首(其中重复两首),小令四十八阕。他还记下了一些搜集的经过,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线索:

伯虎闺情四阕,世所传者,只“楼阁重重”一套耳。偶阅《词林选胜》,其三阕俱全,且如【皂罗袍】“柳丝”句,坊刻作“绾断”,今本作“暗约”;【香柳娘】“梦回”句,坊刻作“巫山杳”,今本作“巫山庙”,意调迥别,的为定本。因覆侵之,不妨并载云。万历丙辰花生日慈公识。

右曲十三套,见《词林选胜》……《词林选胜》一编乃魏良辅点板,所载六如曲富甚,予备录之。其微词秘旨,种种不传,惜为三家学究漫置题评,十市街头私行改窜。莺声柳色,第闻亥豕鲁鱼;凤管鸾笙,莫辨浮沉清浊。纤妍虽具,妙义全乖。不佞耳慚师旷,心赏伯牙,捐贖募工,亟为缮写。更以诸本刊误,附列如左……丙辰三月禊日虎丘漫识。

伯虎杂曲，散见诸乐府。或误刻他姓，或别本互见者，种种不同。不佞悉为詮次，以备阙遗。然皆各有所据，不敢混入，以滋贗诮云。丁巳夏日慈公识。

附赵玄度启云：“伯虎集搜讨极博矣，敬服敬服。第‘楼阁重重’一套，‘因他消瘦’一套，□的见其为古词，元末国初人作，非唐先生者。而‘春去春来’一套，乃真唐作矣。乞入此，而去此两套，庶为善本。”玄度博极群书，其言必非无据。但考《词林选胜》系六如作，未知孰是。不佞志在摭摭，麟角凤毳，在所毕登，其真其贗，统俟博雅者考焉……刻成不忍削去，姑两存以便歌者。

已上四阙，别本误刻沈青门，今考《三径词选》，实系唐六如先生作。<sup>①</sup>

通过这些自述，可知何大成主要是从当时的曲选如《词林选胜》《三径词选》及其他曲选（“诸乐府”）中搜集唐寅的散曲。由于各种曲选“或误刻他姓，或别本互见者，种种不同”，所以他还做了一些比对校勘的工作。不过，尽管他很仔细，还是让好友赵琦美（1563-1624，字玄度）找到了两首套曲存在作者争议，并建议何氏删去。但是，抱着求多求全的目的，何大成还是刻了出来。根据落款，我们可知何大成搜集唐寅散曲的时间大概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间。而从传世的曲选来看，绝大多数问世于万历三十年（1602）之后，这是何大成得以从“诸乐府”中寻绎唐寅散曲的前提。

尽管何大成费了很大的功夫搜集詮次了唐寅的散曲，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他在【步步娇】（“楼阁重重”等）四首套曲之后编排了六阙【黄莺儿】小令（首句分别是“残月照妆楼”“罗袖怯春寒”“蝴蝶杏园春”“疏雨滴梧桐”“衣褪半含羞”），接着又编了八首套曲，之后就出现了上文所引“右曲十三套”这段话。显然这个“十三套”是将六阙【黄莺儿】认作是一首套曲而得出的结论。这反映了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词林选胜》比较粗疏，把小令和套数混为一谈；要么是何大成比较马虎，所以才会将小令混在套数内。关于第一种情况，由于《词林选胜》已佚，且目前仅见何大成引用过该书，所以关于它的情况我们不甚了了，只知道它是经过魏良辅点板的曲选。赵用贤（1535-1596）《赵定宇书目》著录了这部曲选，标为“三本”<sup>②</sup>。赵氏是嘉靖万

<sup>①</sup>以上五段引文分别见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36、42、42-43、45-46、48页。

<sup>②</sup>赵用贤：《赵定宇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历时期人,因此,这部曲选一定是赵用贤去世前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前出版的。在目前所见的曲选中,年代较早。魏良辅(1489-1566)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与唐寅和赵用贤的生活年代均有重合。因此,若《词林选胜》果系魏良辅点板,则书中所收散曲署名唐寅所作的可信度就较高,显然何大成是这么认为的。赵用贤之子赵琦美与何大成为好友,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也著录了《词林选胜》,应当就是他父亲的藏书。而赵琦美指出何大成错收了两首套曲,其中有一首(【步步娇】楼阁重重)就见于《词林选胜》。他没有指出其他作品有误,或许说明他基本认可了《词林选胜》所收散曲是唐寅的作品。因此,在没有新证据出现之前,我们无法质疑《词林选胜》的质量和可信度。关于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可能性较大,这将在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中继续涉及。其次,在“十三套”后,刻的是《附伯虎杂曲》。所谓“杂曲”,其实就是小令。可是在这些小令中又夹杂了《秋思》【香遍满】(春风薄分)、《情柬青楼》【榴花泣】(折梅逢使)两首套曲,这与“十三套”中夹杂小令的情况是一样的,属于体例不纯。《情柬青楼》后有小字注云:“此套系孙西川作,今正之。”<sup>①</sup>大概是刻板以后,何大成发现该套曲不是唐寅的作品,但又不忍铲去,故而以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且这一注释可以排除我们对他不明小令和套数区别的怀疑。赵琦美提醒的两首不是唐寅的作品,也被保留了,且其中【步步娇】“楼阁重重”即“十三套”中的第一首<sup>②</sup>。

何大成尽了最大的努力搜集了唐寅的散曲,谢伯阳所编《全明散曲》收录唐寅小令50阙,套数20套,只比何大成多出了7首(5首套数,2阙小令)。但是这些曲子是否全是唐寅所作,就不太好说。赵景深曾说:“明人散曲搜辑的困难,主要在于常有一只小令或一篇散套属于好几个人。”<sup>③</sup>这一问题何大成显然是注意到的,却没有处理好。赵景深曾作《论伯虎杂曲》就唐寅散曲署名情况加以梳理,谢伯阳《全明散曲》也用注释的方式详列互见别署的情况。但是正如赵景深所说的,一一对应的指出比较容易,但是“怎样抉择去取,倒的确是不大容易的事”<sup>④</sup>。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无法搞清这些曲

①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45页。

②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如买艳霞指出:“由于它是两次补辑的结果,所以在体例上不够合理,只是在不断地补录各类作品且前后有篇目重复。特别是续刻本,有一些诗在外编里已收录过,续刻又再次收录,可能是这些诗在个别字上存在差异。”(买艳霞:《唐寅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83页)

③谢伯阳:《明人散曲作者互见考(三)》,《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28-36页。

④赵景深:《论伯虎杂曲》,《明清曲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选中唐寅散曲的最初来源。

幸运地是,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寅行书自书曲作品,内容全为小令,分别是【集贤宾】四阙、【锦衣公子】(即【黄莺儿】)十阙、【山坡羊】十阙。我们利用赵景深、谢伯阳比对的成果,并结合这幅书法作品,将唐寅的散曲按照何大成所刻的顺序排序,并将收录它们的曲选按出版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序,对其署名情况进行逐一比较后,认为陈所闻编的《南宫词纪》的题署可信度最高。理由是,《南宫词纪》收录被何大成认为是唐寅的散曲共计 18 首,其中有 10 首见于书法作品,而这 10 首作品有 8 首在《南宫词纪》中都题为唐寅所作,两首【集贤宾】(红楼画阁天缥缈、窗前好花香旖旎<sup>①</sup>)题作“沈仕”。当然通过书法作品我们可以判断这两首【集贤宾】的作者应该是唐寅,《南宫词纪》的题署有误。但这并不妨碍得出《南宫词纪》在唐寅散曲的题署上是相对可靠这一结论。

如果以《南宫词纪》为标准再去判断其他曲集的题署情况(不看何大成的题署,且在何大成之后出现的署名唐寅的散曲也不能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则可以发现:1.【黄莺儿】(衣褪半含羞),诸家曲选都认为作者是周秋汀。2.【排歌】(第一娇娃),陈所闻和沈璟(《南词韵选》)认为是祝允明的作品,而《吴歙萃雅》题为唐寅。《吴歙萃雅》刊行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左右,这与何大成搜集唐寅散曲的时间相一致,且它对散曲作者的题署与何大成差异最大,说明两者材料来源不一样,所以它的题署也值得重视。但是就《吴歙萃雅》与唐寅书法作品共有的 5 首来看,《吴》的题署都错了,这说明以《吴》的题署作为判断是否为唐寅的散曲并不科学,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这首【排歌】不是唐寅的作品。3.【香遍满】(因他消瘦),在《南宫词纪》之前的曲选要么不题撰者,要么题陈铎,而在其后只有《乐府先春》和《吴骚集》题为唐寅,其他均题陈铎,而赵琦美的“元末国初人作”就否定了陈铎的著作权,沈德符则认为是“成弘遗音”(详下),所以笔者也倾向于这不是唐寅的作品。4. 四阙【月儿高】(烟锁垂杨院、园苑飘红雨、送别长亭柳、髻绾香云拥),在何大成认为是唐寅作品之前,只有第三首有一种曲选题作唐寅,其他均未署作者,《南九宫词》题为“古词”,《吴歙萃雅》则四首全题高明,在无新证据出现之前,作者无法遽定。5.【步步娇】(楼阁重重)一套,《南宫词纪》《南词韵选》《昔昔盐》都不题作者,但其他曲选都题作唐寅。最早将这首套曲题为唐寅所作的是《群音类选》。《群音类选》为胡文焕所编,收入《格致丛书》。然而遗憾的是,该选前五卷都已佚失,其刊印时间无从得知。“只能就《格致丛书》所收其他各书得一个大致的轮廓”,“《格致丛书》其他各书之有胡文焕

<sup>①</sup>“窗前好花香旖旎”与书法作品存在字句差异。

序文的,都作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群音类选》刊刻时间也应在这几年或相隔不太久”<sup>①</sup>。王宝平根据其所见中国、日本等地所有《格致丛书》将该书的刊行时间定为万历二十至二十五年间<sup>②</sup>。该书所收的散曲中有37首被何大成认为是唐寅的作品,但是该选只有9首署唐寅作。这9首中有3首见于唐寅书法作品中,而24首未署作者的作品中有14首见于唐寅书法。据此,则《群音类选》的题署有一定的可信度。不过,对于这套曲子的作者,还有不同看法,沈德符曾说:“南词自陈、沈诸公外,如‘楼阁重重’‘因他消瘦’‘风儿疏刺刺’等套,尚是成弘遗音。此外吴中词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后为梁伯龙、张伯起辈,纵有才情,俱非本色矣。”<sup>③</sup>抛开沈德符对唐寅散曲的主观评价,就客观叙述来看,他并不认为“楼阁重重”与唐寅有关系。而赵琦美也认为此套是“元末国初人作”。另外,就“楼阁重重”本身来看,其形式和内容都受到了王骥德的质疑,认为“毋论意庸语腐不足言,曲亦疵病种种,不可胜举”<sup>④</sup>。综合上述意见,笔者认为这首【步步娇】是唐寅创作的可能性不大。

6. 四阙【桂枝香】(莲壶漏启、红楼凝思、芳春将去、封侯未遇)其题署只有唐寅和不题撰者两种情况,《群音类选》是最早认定它们是唐寅所作的,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暂且认同它们是唐寅的作品。7. 【榴花泣】(折梅逢使)的作者题署争议较大,有马孟河、章枫山、梅鼎祚、梁少白、孙西川、唐寅以及“古辞”等诸多说法,且何大成最后也否认了唐寅的著作权。据《南音三籁》该曲后注云:“此曲时所盛行,《萃雅》以为唐伯虎,非也。相传是梁少白,而《吴骚》以为梅禹金。二公不相远,今从之。然时有真语,尾亦小有致,不似少白。”<sup>⑤</sup>可知关于此曲的作者,当时已经不甚清晰。《太霞新奏》在张伯起【石榴花】(梅花小蜡封就)的注中说:“此【石榴花】本调也,《杀狗记》及《白兔记》俱有之。《荆钗记》‘觑着你花容月貌’、时曲‘折梅逢使’皆【榴花泣】也。”<sup>⑥</sup>《吴骚合编》在王伯良《得书》注中说“如‘折梅逢使’诸曲向来脍炙人口”<sup>⑦</sup>,可见该曲较为流行,但作者是唐寅的可能性很小。

最后看一下《词林选胜》的情况,何大成从中辑出的“十三套”,其中有三

①《群音类选·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②王宝平:《胡文焕丛书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期,第120-145页。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539页。

④王骥德:《曲律》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74页。

⑤凌蒙初:《南音三籁》散曲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744册,第242页。

⑥冯梦龙:《太霞新奏》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744册,第194页。

⑦张楚叔:《吴骚合编》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743册,第633页。

首见于唐寅书法作品,【黄莺儿】(衣褪半含羞)则被认为是周秋汀的作品,【桂枝香】(东风寒峭)有不知作者和唐寅两说,【步步娇】(满目繁华春将半)有康海、唐寅和不知作者三说,【针线箱】(自别来杳无音信)有旧词、古调、郑虚舟、唐寅、不知作者等五种说法,剩下的8首套曲未见于目前存世的任何曲选,只能暂定为唐寅所作。这8首套曲分别是:【步步娇】《夏景》《秋景》《冬景》(阁阁蛙声、满地繁霜、落木衰风)、【二郎神】《绿窗春思》(人不见)、【桂枝香】《春情》(相思如醉)、【好近事】《春情》(云雨杳无踪)、【步步娇】(满地梨花重掩门)、【步步娇】(花落花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下列散曲的作者可能不是唐寅:套数【步步娇】(楼阁重重)、【香遍满】(因他消瘦)、【榴花泣】(折梅逢使)、【黄莺儿】(衣褪半含羞)、【排歌】(第一娇娃)。其他有争议的作品,目前只能存疑。

#### 四、结论

通过对唐寅诗文作品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些伪作或涉伪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题画诗,也几乎都出现在明末到清代这一时段,这当然与晚明以来唐寅画作膺鼎列肆的局面有关。不过,这种现象反过来说明,何大成、曹元亮等人所辑刻的唐寅集,相对来说可信度还比较高。因为在前文提及的四种情形中,除了第一种的前16首(篇)出现在何大成、曹元亮编刻的唐寅集中,其他均是后人再辑佚的成果。就唐寅散曲著作权的分歧而言,一方面是因为晚明曲选的选源较为混乱,另一方面也与何大成的求全心理有关。而用唐寅存世散曲书法真迹来考察晚明散曲选本的著录情况,也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其结论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今天,在利用唐寅文集进行相关研究时,不得不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否则便会影响其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另外,唐寅文集存在的这些问题,也提醒今人在编辑文学与书画兼善的作家的文集时,不仅对于集外佚文的搜集整理需要格外小心,就连本集中也可能存在误收的情形。

【作者简介】邓晓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